

黑暗，也是一种力量

流氓经济势力 如何改造着我们的生活

ROGUE ECONOMICS

无赖 经济学

[意]洛蕾塔·拿波里奥尼/著 秦岭/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hiwenbooks

流氓经济势力 如何改造着我们的生活 无赖经济学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出版 © 2009 重庆出版社
☐ 全球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为世文出版(中国)有限公司所有

版权核渝字(2008)第 1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赖经济学/(意)洛蕾塔·拿波里奥尼著;秦岭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1

书名原文:ROGUE ECONOMICS

ISBN 978-7-229-00375-3

I. 无… II. ①拿… ②秦… III. 世界经济学-研究 IV.F1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970 号

无赖经济学

[意] 洛蕾塔·拿波里奥尼 / 著
秦岭 / 译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百世文库 shiwenbooks

责任编辑:熊海群

特约编辑:李明辉

责任校对:何建云

封面设计:阿 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4831086 84833410

E-MAIL:shiwenbooks@263.net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 字数:155 千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80 元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致谢

本书的调研和写作恰逢我生命中的一段非常难熬的时期。就在我的祖母在 97 岁时优雅地辞世之后不久，父亲因前列腺癌而早早地离开了我，之后我本人也不得不入院做手术。如此祸不单行，致使我本人也不得不面对自己个人生活中无赖经济学的种种方面。我一度认为自己根本不是这本书的作者，而是其中的一个人物，是所有这些统计数字和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些漫长而痛苦的日子里，是一些亲朋挚友的支持让我渡过了难关。是他们的帮助让我始终专注于我的著作，因此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乔凡娜·阿梅托、梅琳达·莱维特、西蒙娜·马拉萨、瓦雷里奥·诺比利、巴特·史蒂文斯以及莫妮卡·马基奥尼，莫妮卡还用她非凡的智慧为我代劳意大利文手稿的编辑工作，且和我一样对政治学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这里要特别感谢我多年的挚友马里奥·巴尔比利，他不止一次慷慨地把位于威尼斯的神奇寓所借给我，让我得以远离尘嚣，专注于本书的写作。

我相信这是我最好的一部著作，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发自内心。撰写本书的初衷，是我希望尝试着批判和阻止那些已经改变且仍在重组我们这个世界的种种变化。但后来我意识到这不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甚至不大正常，因为无赖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的流行病，它是人类进步的代价。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希望借本书赋予所有人以力量，尤其是那些已深受其害，却仍旧没有意识到谁是这一特定历史现象的始作俑者的人。如果当初的境遇不是那样，我或许根本无法写出这样优秀的一本

书。我遭遇了一些被全球化放逐的人并与之斗争了一番,其中有些人是我的熟人,他们对我的伤害和利用让我通过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假象之网,看清了事情的本质。也许听来不合情理,但我还是想感谢那些在过去两年里并没有对我表示任何同情,却让我的生活更加艰难的人。没有他们,本书中抒发的感伤不会这样真实透彻。

当然我必须感谢本书的出版商,他们的信任对我的工作是莫大的鼓励。这些出版商包括七故事出版社最初向我约稿的丹·西蒙和莉娅·于连,我在这本书的调研和写作过程中与此二人成为好友;试金者出版社的卢卡·弗蒙顿和阿道夫·弗雷迪阿尼,他们非常喜欢和痴迷于这本书,因此给了我参加试金者出版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荣誉,那可是我在意大利成长的过程中最向往的一个图书品牌;利奥帕德的帕·埃里克松,他阅读了本书的第一稿,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我的意大利代理罗伯塔·奥利瓦,以及新签约的美国代理商戴安娜·芬奇,芬奇对待世界的很多看法都与我有着惊人的相似,且帮我润色原稿,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

谨在此最诚挚地感谢我的几位研究助理:史蒂夫·阿布德、安·伯格、乔纳森·奈特、埃莉诺·厄里尔亚、迭戈·希达尔戈、塔拉·莫里森、塞西尔·兰德曼、里奥·波拉克、罗布·佩提、加奈什·撒萨塞万以及瓦伦蒂娜·索利亚。如果没有帕布洛·特林西亚代表我在全球各地进行了那么多访谈,甚至在零下25℃的恶劣天气下代我前往蒙大拿州,在那里待了两星期之久,又通过“第二人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漫游一番,这本书的观点不会这样中肯犀利。还要感谢我丈夫的私人助理克里斯蒂娜·马萨匝,她是一个聪明、有教养、又颇富有现代思想的人,她阅读了我正在撰写的章节,并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还要感谢我的儿子亚历山大·特里戈,这小子让我知道了很多关于帮派同伙、嘻

哈音乐和说唱艺人的消息;感谢我的继子安德鲁·格森,他为我揭开了有机食品、生冷食物和节食的神秘面纱;感谢我的其他两个孩子,我的继女蕾和儿子朱利安·格森,他们开诚布公地跟我讨论年轻人的生活,帮助我了解了互联网的力量。

参考资料帮了我很大的忙,成百上千我叫不上名字的人通过他们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为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如果没有这些,便没有《无赖经济学》这本书的问世。我还要感谢那些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向我提供了大量专业知识的朋友,包括从事本书第一稿编辑工作的龙·比、以及里科·卡利什、安娜·陈、维克·考姆拉斯、伊蒂斯·沙潘、迈克尔·钱德勒、乔治·马格纳斯、克里斯·佩提、查理·史密斯、温琴佐·斯帕葛诺罗、玛丽娜·瓦雷里奥、奥利维亚·沃德、格兰特·伍兹、皮埃特洛·比安卡迪、特雷萨·诺尔、安娜·雷。感谢艾迪·科恩和詹·查理姆,他们在去年圣诞节阅读了关于中国的章节,鼓励我继续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感谢所有通过网络向我提供信息的读者,这些善良的人们阅读了我的作品,且觉得自己有必要帮助我。

还要特别提到我的好友莱斯利·维克菲尔德,她审读了本书的英文版,以及露西亚娜和罗梅诺·迭达,他们审读了意大利文版本,一如既往,他们的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

本书有好几个章节是在美国写就的,在那里,一些朋友给了我很好的照顾:我的邻居芭芭拉和布鲁斯·麦克艾沃里;我在“白鲑”的朋友玛丽·乔和格雷格·汉南;我的其他几位北美朋友科斯坦丁和德比·乔治亚蒂斯;在白鲑拜访我时替我阅读了前两章的萨尔瓦托和帕特里夏·龙蒂奈利;和我一样热爱滑雪且在加拿大热情招待我的伊丽莎白·彼得斯;以及伊丽莎白的两个漂亮儿子乔纳森和詹姆斯,他们喜欢我,甚至还给他们的一个泰迪熊起了我的名字——洛蕾塔。还要感谢我在蒙大拿州汉密尔顿市“第一章”书店的朋友们,他们通读了全书,并提出了意见。向遍布整个

北美的格森家族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他们总是对我热情款待,克劳迪娅·格森还替我阅读了整本书,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此外还有几位英国朋友也乐于倾听我的故事,且随时准备帮助我——克莱尔和莱克斯·查尔莫斯;伊莱奥诺拉和史蒂芬·克雷图诺;薇薇安和戴维·埃雷拉;尼克和德布·佛罗斯;阿曼达和吉米·霍希曼;维尼西亚和戴维莫里森;以及安杰莉卡和维托里奥·佩格纳提,我不在伦敦的时候是这夫妇俩帮我照顾我丈夫,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还要感谢伊莎贝拉·安妮西和里贝罗·马萨诺,这两位巴黎的朋友和我进行了无数次关于政治的讨论。

我不能不提三位非常亲近的表亲约尔、玛丽娜和帕特里奇亚,他们像亲姐妹一样爱我,我的母亲和姑姑则和我一同经历了接连失去两个亲人的苦痛。

感谢我的意大利朋友莫罗·阿玛迪奥、维托里奥·希尔洛、拉菲尔和弗兰西斯卡·戴西、伊莎贝拉·格拉梅格纳、马可·马里安尼、塞西莉亚·瓜斯塔蒂塞格尼、玛蒂娜·古伊弗里、乔纳斯·凯瑟、罗伯托·古伊里亚尼、安托尼奥·瓜达尔鲁比、萨宾娜·德-卢卡、安娜·玛利亚·马里努兹以及克里斯蒂娜·里科蒂,还要感谢我在VB和科尼的校友们,40年后,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又见面了……

感谢我的康复师和理疗师:詹·德里亚、乔迪和索拉;感谢乔其纳·海顿,我和她就电影《黑客帝国》的概念进行了数小时的热烈讨论;感谢科斯蒂·罗伯茨,在我所有的能量都被思想占用的时候,他让我的身体足够强壮。以下人士为本书的推广做出了贡献,在此一并感谢:纽曼通讯公司;我的网络管理员杰森·费德勒;本书宣传片导演多曼尼科·莫雷蒂;试金者出版社的出版办公室;七故事出版社的鲁思·韦纳等等,请恕我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丈夫龙·格森,他是这样爱我,又是这个世界上对我如此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人。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与敌人同床共枕 / 7

第二章

没有谁能够掌控无赖经济 / 30

第三章

政治的终结 / 54

第四章

赝品横行 / 75

第五章

市场黑客帝国 / 82

第六章

高科技：祸福参半？ / 99

第七章
海上无政府主义 / 121

第八章
20 世纪最伟大的魔术师 / 142

第九章
市场国家的神话 / 159

第十章
被夸大的全球化势力 / 168

第十一章
经济部落主义 / 187

结 语
新的社会契约 / 210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全球性病毒席卷的年代,这个病毒的名字叫“民主”。苏联的解体释放出一种“自由蠕虫”,整个 90 年代的 10 年里,“民主国家”的数目从 69 个增加至 118 个。有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给自己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注射着防范西方民主的预防针,而一旦他们的防御体系崩溃解体,竟是举国欢庆。所有从未经历过西方式民主的人们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年轻的东欧人迫不及待地冲破“铁幕”,那是“自由世界”和“极权主义”之间的无形屏障。人们奔走相告,陶醉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卫星牌、拉达牌,还有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的汽车组成的车队络绎不绝地踏上了西行之路。从前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自由蠕虫横穿全球,来到东南亚、拉丁美洲,甚至来到中国,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留下它不可消除的印记。

然而随着这种西方“民主”的扩张,奴隶制也随之蔓延开来。据估计截止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许多国家,甚至包括一些西欧国家,多达 2 700 万人陷入被奴役的境地。而早在 1990 年,来自苏联阵营的斯拉夫性奴隶就已经开始在西方市场上泛滥了。这些女性可谓“物美价廉”,且最为重要的是,她们孤注一掷,别无选择。然而新的性贸易其实不过是冰山一角。全球化导致对奴隶劳动力的剥削上升至工业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即使早期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也难望其项背。从西非的可可庄园到加州的阳光果园,从如日中天的非法渔业到生产假冒伪劣品

的工厂,我在自己的调研中一而再地发现,奴隶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骇人听闻?然而的确是,现代世界竟然是民主和奴隶制共存,经济学家们认为此二者有着相当牢固的直接相关。换句话说,两种现象显示着一些共同的趋势,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20世纪90年代再次验证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趋势,而事实上这一趋势早在20世纪50年代非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就已经非常明显了。随着以前的殖民地纷纷从外国势力中独立出来并开始拥有自由,奴隶的人数也与日俱增,他们的价格则一落千丈。如今,一个奴隶的平均价格还不足其在罗马帝国时期价值的十分之一,罗马帝国,那大概应该算是历史上民主化程度最低的一段时期了。在罗马人看来,奴隶是一种稀有的宝贵商品,可以标以高价;而今天,他们成为随处可见、挥之即来的大路货,不过是另一种“从事国际商务的成本”而已。

我们很少在自己的头脑中将民主和奴隶制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因为我们总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前者的到来即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后者将永不再现。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美国南北战争的例子更是在这稀薄的虚饰上又镶了一道金边。不过任何一个学习美国历史的学生都可以告诉你,就在那场战争结束后,白人反对黑人的暴力就在美国南部爆发,类似于“三K党”这样的组织就是在那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随后到来的应该算是美国黑人在这个国家最黑暗的一段日子。今天,奴隶制通常被认为是外国势力剥削穷国的产物。事实则恰恰相反,大多数受害者都是被他们自己的同胞奴役和买卖的。民主和奴隶制之间的相关是无赖经济学的后果之一,是一种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通常人们习惯于将其与快速而又始料未及的巨大变革联系起来。在深远变革发生的时代,政治可能对经济失去控制,这也成为新兴企业家手中的一个无赖的砝码。我们之所以说美国西部

是“荒野的西部”，是因为在整个征服西部的过程中处处留下了政治混乱和暴力的印记；而同时巨大的经济财富却在它的阴影下高速增长。加州淘金热带来的是混乱、暴力以及大规模的偷盗，通常会让那些赌场主和赌徒们一夜暴富，正是这些人建成了像旧金山这样外表看去光芒四射的城市。在大多数重大历史变革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无赖经济的印记，其传播曾经感染到古代经济，摧毁了古老的帝国，又建立了新的帝国。美国的发现给欧洲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财富，而残酷的征服者之手也在那时沾满了污点。如今，无赖经济又重新浮出水面，因为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同样深远的变革，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

在我开始为撰写本书进行调研时，也就是两年多以前，我希望告诉读者，从前东欧社会主义向全球化的变革释放了一些非常黑暗的经济力量。那时的我坚信，这是一种特殊历史事件所带来的独特现象。而随着我的研究逐渐展开，并不断收集数据、进行访谈、分析信息，我发现无赖经济学并非独特现象而是历史的阴阳两极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力量，总是隐约出现在进步的背景之后。到目前为止，每次它再次出现之时，政治都能够成功地将其驯服，驯服的手段，就是与新兴的社会精英势力达成惊人的战略妥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次的结果就会有所不同。

腐败存在于任何社会中，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难以避免，但是无赖经济学却使得腐败在全球范围内滋生蔓延。与腐败在每一个单个社会中存在的形式不同，作为一种与一整套与其相抗衡的价值观共存的腐败，无赖经济学为人们灌输的低级庸俗的生活方式对每个人都是有害的，无论贵贱贫富，无论你是赢者还是输家。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赖经济学都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我们的个人生活，它专横地控制着我们，从生到死。

在美国,一个新的杀手正四处流窜——肥胖症。每年大约有40万起致死病例——相当于美国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6%——是与肥胖症有关的。而讽刺的是,这种流行病最初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80年代末期达到高潮,那时的美国人恰恰刚刚意识到体重问题。也就是说,就在人们决定变得骨感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却越来越胖。

对肥胖的斗争使得低脂饮食产生并日益流行起来。脂肪被从食物清单中剔除出去,替代以碳水化合物,其所含热量很高,而且也会产生脂肪。自古以来,农民们从来就知道谷物可以喂肥牲口,同样的道理自然也适用于人。我们在超市中看到的大多数低脂食品都富含碳水化合物,其程度之高,通常导致低脂替代食品的热量摄入量与原来的高脂食品是一样的。下次你到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比较一下同一种产品的无脂替代品和正常脂肪含量原产品之间的热量数字,你会非常惊奇地发现这些数字之间即使有差别,也微不足道。

从美国开始,各类新的疾病已经迅速蔓延至整个西方世界,乃至更远。如今,肥胖症在亚洲的蔓延速度要高于北美和欧洲,甚至在非洲也开始呈上升趋势,那里的富人们刚刚尝到西式低脂食品和所谓的节食饮食。消费者并不知道,被鼓吹能够“瘦身”的产品并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害死他们。人们在购买时总是心存幻想,以为那是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

低脂宣传通常恰恰是食品公司、零售商甚至政府机构编造和鼓吹的一派谎言,要知道那也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啊。我们消费的每一种产品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黑暗的历史,从奴隶劳动力到盗版,从假冒伪劣到欺市诈骗,从小偷小摸到大规模洗钱。无赖经济学最危险的繁殖地带就是全球市场。无赖产品渗透到各个角落,对传统经济进行强有力的腐蚀。当我们买到一只浪漫的婚戒,自然不会想到那金子是刚果孩子在残酷的战争贩子

压迫下辛苦挖掘,然后被走私到乌干达,又被狡猾的贸易公司凭借伪造的原产地单证出售到这里的,但我们的购买行为确实与非洲从事非法罪恶经济的险恶底层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商业联系。然而作为消费者,我们对这些相互依赖性知之甚少,更不要说我们消费的商品背后黑暗的经济秘密了,因为我们被陷入市场的黑客帝国之中,那是用商业幻象编织而成的一个密集网络。

正如《黑客帝国》这部风靡一时的电影中所表现的,消费者生活在一个幻想构成的世界中。我们坚信生活是前所未有地富足和美好,我们可以买得起父辈和祖父辈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不是吗?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的寿命延长了;贫穷已经成为边缘化的社会问题;而消费则成为全球性的消遣活动。我们在抑郁或厌烦的时候,一个治疗方案就是购物。这些是我们每天从生活中得到的讯息。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表面繁荣,试图去验证一下这些理念,追溯一下我们消费的大多数产品的来源,那么出现在眼前的画面一定很像《黑客帝国》里的那个现实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深层商业骚动的星球。

本书并非旨在探寻我们消费的产品不为人知的来源,也无意于揭发我们每天听到广告商所灌输的永葆青春的谎言。我更没有想写一个反对全球化的小册子,或者什么倡导消费者革命的宣言。我的初衷是希望消费者们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此来获得力量。我将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实例说明无赖经济学并非特殊现象,而是一种流行病,一股在我们社会基因中被加密为代码的黑暗势力,始终浮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社会的背景之中。

从现代生活表面剥去一两层浮饰根本不足以解释某种现象的真实本质,要知道尽管这种现象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要了解无赖经济学的本质,我们必须从其根源开始;那就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永恒斗争,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的一场恶性战争。

本书所要揭示的是，现代世界如何在牟取暴利的经济势力手中得以重塑；经济和政治幻象编织的巨网如何让消费者陷入一个由新兴的无赖角色们建造的海市蜃楼；最后，本书讲述了这场永恒战争之中离我们最近的那场战役，它提醒我们，现在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人类总是要为其征服付出高昂的代价。

第一章

与敌人同床共枕

“我们不无感激地看着柏林墙轰然倒下，而不幸的是，碎砖乱石击中的都是妇女。”

——俄罗斯国家杜马中一名代表的话

经济学是关于相互依存性的一种无法预知的科学，其隐形的驱动引擎是市场。自石器时代以来，新交换渠道的产生总是会引发经济进步。人类的各种发现和革新在与他人共享时会获得全新的意义，而这一点只有在其彼此进行交易时才会发生。

这些商务交易的主要受益人并非创造或消费新产品的人，而是将其商品化的人。纵观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市场商人总是能够积聚巨额财富，而政治家们对其能量也是心知肚明。此二者结成联盟，对市场进行有利于他们的管理、牵制和操纵，以此来使整个国家受益。

所有主要的文明国家都是建立在政治家们用庞大的军队机器捍卫的坚实的商业结构之上的；汉尼拔成功遏制住迦太基城邦与意大利半岛北部地区的繁荣贸易之后，罗马帝国便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迦太基。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战争无不是为了掌握对主要市场的控制权。举例来说，威尼斯曾经向劫掠君士坦丁堡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供资，目的无非是为了清除阿拉伯商人在丝绸之路沿途的势力，以此来确保其自身的垄断。在现代，马歇尔计划可被看

作是政治奴役经济,以重新界定市场规则的最佳典范。

经济与政治

作为美国帮助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的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为美国的经济霸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同于欧洲和日本,美国的战时经济和工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破坏;战争结束之后,它们需要市场。尽管美国是捐赠方而非受益人,但我们无须深入分析即能够得出结论,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受益方是美国而不是欧洲。重建为美国公司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并根据美国经济的具体需求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在战后时期,无数货船组成的船队横穿大西洋,为饱受战争重创的欧洲带去各种原材料和商品。络绎不绝的油轮商队几乎在大西洋上搭起一座大桥,将这种宝贵的能源运往欧洲,清理废墟,重建那些被炸毁的城市。

而到了欧洲国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双脚走路之时,美国的消费主义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影响力,完全能够重塑欧洲人的购买习惯了。从电视机到吸尘器,各种耐用商品开始出现在商店里。金发的美国主妇带着桃丽丝·黛一般迷人的微笑把玩各种“家居”用品——成千上万的西欧家庭开始受到这类广告形象的轰炸。每个人都希望有一辆车、一台电视机和一台洗衣机。针对此类商品,美国甚至还出口了全新的、颇富想象力的购买模式:分期付款。个人借款立即呈现出飙升之势。

美国希望为自己的出口经济建立一个坚实的市场,为此目的,它知道自己需要宣传一种生活方式。美国制造的消费和耐用品必须成为一个理想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这些是所谓美国梦的最基本附件:通过为人们带来满足和快感的好莱坞电影巧妙宣传的产品。当时的西欧人纷纷涌向电影院,以此来逃避战争的